



栗谷全書 二十二

聖學輯要

卷二十七

~16
2426
22



2426
37-22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三目錄

聖學輯要_五

正家第三

摠論正家章第一

孝敬章第二

刑內章第三

教子章第四

親親章第五

謹嚴章第六

節儉章第七

正家功效章第八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二十三



聖學輯要

五

正家第三

凡八

臣按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

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朱子曰身不道以行誅之不行者道不行也

使人不以道以事言之不能行者命不行也蓋修己然後可以正

家故正家次於修己此以下治人之道也

總論正家章第一

首 臣按正家煞有節目今以論其大槩者著于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



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周子通書

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

樣是也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

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

以使眾也大學

朱子曰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

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

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

而天下定矣家人卦 朱辭

程子曰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

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

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

矣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程子易傳

葉氏曰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

情合二者並行而後處家之道篤矣然必以正倫

理為先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可篤者也○朱子

曰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

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聖賢之君能修其政

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

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

臣按正家之道不出於正倫理篤恩義二者下文推此而為說

孝敬章第二

臣按孝為百行之首故正家之道以孝敬為先

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孝經下同

吳氏曰人子之身父母之所遺自愛而不敢虧所以為孝之始也能立身行道則己之名揚於後世而父母之名亦顯矣所以為孝之終也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真氏曰孝者不出乎愛敬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

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刑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愛敬其親矣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

陳氏曰制節自制禮節也謹度謹守法度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

陳氏曰法法度也道言也宗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卿大夫有廟故言保宗廟

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

陳氏曰移事親之孝以事君則忠矣移事親之敬以事長則順矣上即君長也士有田祿以奉祭祀故言守祭祀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吳氏曰用天之道謂順天之生長收藏而耕耘斂穫各依其時也因地之利謂因地之沃衍臯隰而稻粱黍稷各隨其宜也謹身謂守身而不妄為節用謂儉用而不妄費人能如此則身安力足有以

奉養其父母矣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陳氏曰事親而不能有終有始災及其身必矣

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陳氏曰致極也樂謂愉色婉容人子事親之心自始至終無一毫之不盡可謂孝矣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論語下同

朱子曰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朱子曰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子曰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謂苟簡儉陋者與不得為而為之謂奢者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右摠論事親之道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

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禮記下同

陳氏曰溫以禦其寒清以致其涼定其衽席省其

安否出則告違反則告歸游有常身不他往也習

有業心不他用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

方氏曰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

足以養其志矣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

然而况於人乎曾子語止此

吳氏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

敬亦愛敬之也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

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

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陳氏曰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偽也

勝當也○陳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

如執玉如捧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

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陳氏曰先意承志也○孔氏曰常於心想像似見

形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己然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陳氏曰此言養父母疾之禮不櫛不為飾也不翔不為容也不惰不及他事也食肉不至厭飫而口味變飲酒不至醺酣而顏色變耳齒本曰矧笑而見矧是大笑也怒罵曰詈怒而至詈是甚怒也皆為忘憂故戒之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朱子曰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所謂以下皆內則文下倣

此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與孰同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禮記下同

真氏曰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為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君子猶難之

臣按人子之孝有精有粗溫清定省孝之粗也忠養愛敬孝之精也至於愉色婉容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則精而又精矣然此則道其平時奉養而已若遇疾病則當致其憂若遇過惡則當熟其諫至於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然後乃為孝之至也由粗入精其序如此精粗固有難易但能極其粗然後能致其精不可以其易而忽之亦不可以其難而自沮下引文武虞舜之事以著實迹願 畱孝思焉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旦二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暮又至亦如之陳氏曰內豎內庭之小臣御是直日者世子朝父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日三過人之行也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陳氏曰在察也問所膳問所食之多寡也未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莊氏曰天下之理極其至則不可以復加文王之
事親豈一毫之不至哉人之飲食或疏或數時其
飢飽今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
視不敢如平時私適其欲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虞書堯典

蔡氏曰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
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象舜異母弟名傲
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
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
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孟子

朱子曰底致也豫悅樂也瞽叟至頑嘗欲殺舜至
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允若信而順之

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
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
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
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
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
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
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叟底豫者
盡事親之道共恭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

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臣按文武處其常處舜處其變處常易處變難處變而盡其道然後尤見其大孝故以虞舜之事終之

右言生事之道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論語

朱子曰懷抱也

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餼粥之食自天子達

於庶人孟子

朱子曰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也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嗚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嘯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

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邪淫之人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修飾之君子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禮記下同此

陳氏曰附於身者襲斂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也○金華應氏曰附於棺者若卜其宅

兆丘封壤樹之事不獨明器之屬也

臣按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則言大夫之禮天子諸侯之禮推此可知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

臣按地之爲美惟在藏風向陽土厚水深而已不係於方位水破之說今之卜兆者偏信相地之書有廣搜未定久不葬親者惑之甚矣至如國家玄宮必卜新城曆數縣遠畿甸將盡爲山林鳥獸之窟殊非可繼之道 中朝列聖衣冠之藏卜于一山傳之無窮此可爲法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疏曰事盡理屈爲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瞿瞿

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皇皇猶棲棲也親歸草土孝子心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來而彼不至也至小祥但慨嘆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則情意寥廓不樂而已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陳氏曰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

右言死葬之道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

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當作秋嘗霜露既降

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

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禮記下同

輔氏曰君子於親終身不忘故氣序遷改日有所

見則心有所感焉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

者

陳氏曰致齊於內若心不苟慮之類散齊於外若

不飲酒不茹葷之類○疏曰先思其粗漸思其精

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陳氏曰五其字及下文

所為皆指親而言○毗陵慕容氏曰心之官曰思

思有所至則無所不達夫不二其心而致一於其

所祭故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

皆其思之所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

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

足以通之矣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言思之至

則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旋出戶肅然

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

之聲

陳氏曰入室入廟室也儼然髣髴之貌肅然儼惕

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嚴陵方氏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陳氏曰致慈極其誠也存以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上文見乎其位以下三者而言

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周頌

小子之篇

朱子曰皇祖文王也此是成王時詩言武王之孝思念文

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

又曰湯孫奏假格綏我思成商頌那之篇

朱子曰綏安也思成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

右言祭之之道

臣按祭先以誠敬為主不以煩數為禮故周制宗廟止於月祭一月傳說以黷祭弗欽戒高宗後世設原廟已乖禮意而享祀之煩至於日祭有司疲倦誠敬俱乏可謂禮煩而亂

矣必有聖王深達孝道力復古禮然後祀典可正矣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論語

朱子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孝經 陳氏曰醜同類兵謂以兵刃相加三牲牛羊豕也

三者不除裁將及親其為不孝大矣口體之奉豈足贖哉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禮記

吳氏曰行猶奉也或疑奉遺體而曰戰陳無勇何哉蓋殺身成仁而孝在其中矣

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子語論
 朱子曰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樂正子春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陸步而弗敢忘孝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

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右言以孝守身

○伊尹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

商書伊訓○伊尹訓太甲之辭

蔡氏曰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

朱子曰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慎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孝經下同真氏曰人和則天地之和亦應其始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其終享愛人之福以及親所謂以孝治天

下者也後世人君蓋有暴虐其民結怨稔禍至於危其親以及宗廟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真百世之著龜也

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真氏曰天地者人之父母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察明察云者謂昭然顯著洞悟於心也事父母事天地豈有二道乎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孝弟一心孝既至

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亦光乎四海矣此推言孝弟之極功爲人君者所當深體也

右言以孝推於天下

臣按人子之身父母生之血肉性命皆親所遺生成之恩昊天罔極是故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天性然也惟其物欲交蔽失其本心故父母遺體認爲己有父子之間便分物我罔念生育之劬勞只怨一時之少恩故孝愛之根不植自私之萌易長多有先己而後親者殊不知此身生於父母非父母則無此身矣身非己有乃父母之所有也遺之以物

人亦知感况遺之以身者乎竭力盡命未足酬恩爲人子者能知此理則於愛敬之道思過半矣世人之所謂孝者或能愛而不能敬或能愛敬而不能盡其道必也愛至於全其仁敬至於全其義然後可謂無忝所生矣嗚呼人之性命受於父母而性命之中萬理具備一理未明一理未踐則吾之所受於父母之本體有所欠缺直至踐其形而無歉然後本體全矣然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盡孝矣人惟無愛敬父母之心故持身不謹往往流於污穢之境若於此心恒念父母一有

所失悚然驚懼若有傷於父母則父母之遺體恒立於清明正大之域仰法行健而足以事天俯則厚德而足以事地推而達之四海而無不準也準人以是為準也於人子之心豈不較乎且帝王之孝與匹夫有間繼述先業尤當盡誠匹夫以十金之產貽厥子孫子孫猶思善守况百年社稷千里封疆舉以相遺者乎若有一毫自暇自逸之念則孝思有缺而先業有虧矣倘敢肆然自放以危宗祏以辱先君乎至如國君多事母后而宮壺之中禮嚴情阻非若家人母子之愉婉于朝夕故官寺

婦人詐忠之徒易售讒間使明王損其孝哲母減其慈若非孝敬素孚感于神明則萋斐之說亦可虞也此是古今宮中之通患伏惟殿下深省焉

刑內章第三

臣按治家必先正內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孝敬之後以刑內為先

易曰家人利女貞

家人卦

程子曰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獨云女貞者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朱子曰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無不正矣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

卦象傳

程子曰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

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

篇之

朱子曰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狀類

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竝

遊而不相狎蓋其性然也窈窕幽閒之意君子指

文王也逑匹也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

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

德故作是詩○匡衡曰妃配匹之際生民之始萬

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

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謂人君也民之父母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

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

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

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

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

不由此者也○宋范祖禹言於宣仁皇后曰皇帝

納后國家大事萬世之本福祚所繫風化所先今

宜先知者有四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

曰博議所謂族姓者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

先聖之後勳賢之裔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繁昌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嬖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妹喜商之興也以有娥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記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爲未鑒者選卜窈窕母儀萬國表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所謂隆禮者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後成者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蓋深非之也按禮冠昏惟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惟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人之夫婦自天子至於士一也天下豈有獨尊而無配偶者哉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理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之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

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

又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齊風雞鳴

篇之

朱子曰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畱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

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唐太宗文德長孫后喜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孝事高祖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詔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帝怒詔繩治俟

意解徐為開理終不令有冤兄無忌於帝本布衣
 交以佐命為元功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密
 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疾亟太子欲
 請大赦汎廣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
 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為善無效我
 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
 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
 游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
 及崩宮司以聞帝覽之悲慟

又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
 不同名南小星之篇

朱子曰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

肅肅齊遯貌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文王之妃能大妃之化

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眾妾美之如此蓋眾妾進

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遂言由其

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為夫

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漢顯宗明

德馬皇后年十三入太子宫奉承陰后光武傍接

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

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

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

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孝性淳篤

恩性天至母子慈愛終始無纖芥之間后常以皇
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
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有司奏立
長秋宮皇后名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
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正位宮闈愈自謙肅
右言善可為法

○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
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大雅瞻
卯之篇
朱子曰哲知也懿美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
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
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反

為梟鴟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
豈真自天降哉特由此婦人而已此刺幽王嬖褒
妲以致亂也○褒妲者童妾之女也幽王嬖之出
入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妲之意
飲酒沈湎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妲不笑幽王欲
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與諸侯約有寇至則舉烽
火召其兵來援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
妲大笑乃廢申后以褒妲為后欲悅之數為舉燧
忠諫者誅惟褒妲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
侯與犬戎寇宗周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弑幽
王於驪山下虜褒妲而去○繆姜者魯宣公之夫

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通于叔孫喬如喬如與
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魯人不順喬如盟而逐
之擯繆姜于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
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
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
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
婦人而與於亂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
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
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
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
東宮○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靈公與夫人

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
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
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
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蘧伯
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
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
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
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蘧伯玉
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
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其實焉公
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

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去適宋南子有淫行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聩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公大怒蒯聩奔宋靈公薨蒯聩之子輒立是爲出公蒯聩入出公奔魯蒯聩立殺夫人南子

臣按此詩本刺褒姒而女戎之亂同一覆轍故竝載繆姜南子之事焉自古豔妻非一而獨引二女者何哉夫冶容誨淫無才可悅者只足以蠱惑昏庸而已英主不必沈溺也惟聰明才智足以服人者最可畏也彼繆姜南子二女者智足以曉善惡辯足以明義理聽

其言可進任姒而迹其行無異褒姒雖明睿之主或未免愛其色悅其才駸駸然蠱心喪德故表出以爲戒

程子曰李觀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蠱也若已蠱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蠱而尙能用管仲之理

臣按內悅美色外用賢臣若不相妨而忠臣良弼汲汲以女寵爲戒者何哉人君好德之誠不如好色則枕席之間嬌媚之毒日浸月漬深入骨髓守法之士佛欲之言日忤月乖聽之邁邁必有順旨逢惡之臣伺隙入于左

腹以孽嬖爲根柢內外膠結以致政令顛倒
危亡隨至故飛廉惡來根柢妲己而商以亡
林甫國忠根柢太真而唐以亂程子之言豈
不信哉

右言惡可爲戒

臣按此以刑內名章而只論后妃之善惡不
言刑妻之道者何哉蓋刑妻之道無他只是
修己而已修己既至而心志一乎內容貌莊
乎外言語動作一循乎禮夫婦之間相敬如
賓衽席之上無昵狎之失幽暗之中持整肅
之容則后妃亦且觀感變化雖不知學尙能

自飭而蹈禮况天資純美素知學問者乎若
不先修己自反多愧而惟責后妃之正切切
於禮貌之間而於隱微之際未免縱情而失
儀則已失正家之本矣烏能儀表於一家乎
况下於此者荒于豔色失其正理后妃雖賢
棄而不顧溺於私嬖惟言是從貽害政事釀
禍國家尙何足道哉傳曰飲食男女之間大
欲存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雖
英雄之才氣蓋一世者尙且盡心於一婦人
誤其平生者多矣惟遵道願治之君志在爲
善不爲他物所移者乃能以正自律而又能

以正刑家也伏惟 殿下留意焉

教子章第四

臣按夫婦之禮既正教訓之法可舉故教子
次之

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
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列女傳下同

吳氏曰側側其身也邊偏其身也蹕當作跛謂偏
任一足也邪味不正之味

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
陳氏曰道言也正事事之合禮者令瞽誦詩以其
精於聲也

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

陳氏曰婦人妊子之時寢食坐立視聽言動一出
於正然後生子形容端正而才能過人矣

右言胎教

○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
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禮記下同

陳氏曰諸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而可為子
師者司馬溫公曰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
所飼之子類之

子能食食音似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肇革女肇
絲

吳氏曰食下食字飯也男女皆以右手取其強也唯應之速愈應之緩剛柔之義也盤小囊盛悅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亦剛柔之義也一說鞶大帶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

陳氏曰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陳氏曰書謂六書計謂九數不以帛為襦袴為太

溫也禮帥初謂動作皆循習初教之方也肄習也

簡者簡要諒信也

謂習其簡而易知諒而易信之事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吳氏曰勺周頌酌詩歌酌為節而舞文舞也象周頌武詩歌象為節而舞武舞也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陳氏曰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不教恐所學未精不可為師也內而不出言蘊畜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程子曰古人生子能

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又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

誦書也

不得令作文字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陳氏曰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尚也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朱子曰方猶對也物猶事也隨事謀慮

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陳氏曰服猶任也服官政與聞邦國之大事也致事謂致還其職事於君也

右言立教之序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禮記下同

陳氏曰修內者消融其邪慝之蘊修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真氏曰樂由內以達外禮由外以入中二者醞釀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悅

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陳氏曰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文雅之氣象禮樂之教大矣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真氏曰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審示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審喻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蓋互相發也師者教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

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卽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一世子之身而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

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嚴陵方氏曰居君父之位操使令之權其可以不知臣子事人之道哉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有父在則禮然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陳氏曰一物一事也語古語也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也太師主於成就其德一有書作一人謂世子也世子有大善則萬邦皆正矣○真氏曰身爲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爲天下倡人其

有不翕然視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旣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保傅篇曰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太師太保三少少師少保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翊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諫之雖切能受之而不愧限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性所為合道如性自然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

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刈草菅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諺曰前車覆後車誠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眞氏曰保傅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也○朱子曰近世帝王教子之法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

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埽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右言教世子之道

臣按三代教世子之法禮記及保傅篇備載

而近世之失朱子亦言之詳矣蓋人有所敬而不肆有所畏而不放然後能動心忍性進學修德焉後世之教固甚疎略而六七歲後便有寮屬已習爲人上而無所敬畏進講之官極其尊奉師道廢絕接見有時而規諫罕聞惟是宦官宮妾日與親昵導之以宴安之樂慣之以奢侈之具故事舊習無非不正如是而望世子之學成德立堪爲萬世臣民之所仰賴者豈不難哉必擇道德之士爲之傅使世子致敬以嚴師道觀感取法寮屬皆選端方志道之士晝夜與處左右挾輔薰習成

性而有過則記有怠則警使世子心常謹慎
 不暇自逸然後學可日就德可日躋矣雖然
 君者世子之則也君而自無所敬畏放肆於
 上則世子固無所取則而彼師傅寮屬之賢
 者亦將不安於朝廷望望然去矣雖欲教養
 以道豈可得乎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書
 曰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猷伏惟 殿下深
 念焉

親親章第五

臣按孝慈之推莫先於親親故親親次之

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韡韡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小雅常棣之篇下同

朱子曰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
 貌此燕兄弟之樂歌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朱子曰脊令水鳥也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
 故以起興○東萊呂氏曰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
 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
 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
 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
 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順也雖曰厚
 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朱子曰翕合也湛樂之久也○疊山謝氏曰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亦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乖睽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

○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堯典

蔡氏曰明明之也俊大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王氏

曰親者親之也睦者交相親也

○公族有罪三宥致刑禮記

禮記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磔懸縊殺之也甸人掌郊

野之官為之隱故不於市朝其刑罪亦告讀為于甸人公族無

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曰某之罪在辟公曰宥之

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

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

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

殺牲盛饌曰舉親哭之○長樂陳氏曰不以公盡法不以

義掩恩故三宥而又追之至於無及然後素服不舉為之變

臣按親親有家之急務而親親亦非一道宗族之中賢愚不同敦睦之恩宜均用舍之義宜別養之厚而教之勤擇其才德表著者而親任之其無才德不可用者使之食祿而已則宗族可全而政事無闕矣後世不得其中若偏信而委任則至於擅命而莫之制若矯弊而抑之過則雖賢能願忠而莫之用此皆非先王親親之義也贈遺有節接見有時開以溫款試其所習使之各展其蘊能者勸而不能者戒則情禮並行而興起爲善矣後世不得其中若偏私過厚則有求必從有罪不

治而貽害於時政若泛而不切則一不相接疎外如路人此皆非先王親親之恩也必也不以私恩害公義不以公義絕私恩恩義兩盡然後親親之道得矣伏惟 殿下留意焉

謹嚴章第六

臣按正倫理篤恩義之說上四章陳其大槩矣二者以謹嚴爲主故次之以謹嚴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禮記下同

陳氏曰夫婦爲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故禮始於謹夫婦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

陳氏曰祭為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也皆坐男女皆跪也授者跪而置諸地則受者亦跪而就地以取之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湔音通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陳氏曰湔浴室也

易曰閑有家悔亡

家人卦初九爻辭

程子曰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家者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則無是矣故悔亡也

婦子嘻嘻終吝

家人九三爻辭

程子曰嘻嘻笑樂無節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以剛為善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無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無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

亂安能保其家乎終至敗家可羞吝也

右言謹嚴於內外之別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大學下同朱子曰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北溪陳氏曰教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懶於為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朱子曰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遜遠之則怨論語

朱子曰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

莊以莅之慈以畜許六反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右言謹嚴於接莅之公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禮記

吳氏曰古者妻妾之御各有夕當夕者當妻之夕

也○嚴陵方氏曰避上僭之嫌也

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邶風綠衣

篇之

朱子曰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辛有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春秋左氏傳

眞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故妾不可以竝后竝后謂妾如后庶不可以加嫡匹嫡謂庶如嫡臣不可以儼君兩政謂臣擅命耦國謂大夫之邑如國都也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也辛有周大夫以四者併言而竝后為之首

故敘于此○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也

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也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燕乎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眞氏曰文帝不惟赦之又何以賞賚之盎之直固可尚文帝亦賢矣哉

右言謹嚴於嫡妾之分

○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春秋經下同

胡氏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真氏曰賈誼之書有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賈說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眾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僖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林氏曰惠王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會王太子以定其位所以謀安周室也○胡氏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

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祚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嚙慄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也安徐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

子啓景帝名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齊景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羣公子畏誅皆出亡田乞齊大夫攻高昭子殺之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景公子請諸大夫盟立陽生是為悼公遷晏孺子殺之逐芮子芮子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文帝蚤建而立長漢以興景公不豫而立少齊以亂一可為法一可為戒

右言謹嚴於國本之定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商書說命

蔡氏曰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吳氏曰官爵及私惡是蔽於私意非憲天聰明矣○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少君聞后立上書自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勃灌將軍嬰等曰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倣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

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
 不敢以富貴驕人後帝以廣國即少君之名賢欲
 為相恐天下以為有私久念不可乃以申屠嘉為
 相○成帝建始元年封諸舅為侯夏四月黃霧四
 塞上委政元舅大司馬王鳳劉向以王氏權位大
 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
 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
 事連傅福禍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
 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
 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王章
 言鳳專權蔽主之過上感悟納之鳳憂懼上疏乞

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少而親倚

鳳弗忍廢乃使尚書劾章下章吏竟死獄中自是

公卿見鳳側目而視真氏曰成帝本導章使言既

誘而陷之於罪也何其不忍於弄權之臣而忍於

為國忠言之士也忠言之士為誰計而略無愛惜

之心耶○臣按成帝感悟而不能決退王氏是知

鳳疾薦王音自代鳳卒音為大司馬音卒王商

為大司馬商卒王根為大司馬根病免薦王莽自

代終至於篡漢東漢之興伏誅

臣按外戚之禍史不絕書今取二人著于此

竇氏之賢可以為法王氏之姦可以為戒或

者以文帝不相廣國為內不足而避嫌此不

知文帝者也文帝爲子孫慮深矣賢如廣國
尙不可柄用况不賢者乎以此爲坊子孫昧
於家法尙且以外家亡國况素無貽謀者乎
夫外戚之亂政皆由人君不能好賢故也惟
其不能好賢故忠邪臧否茫不辨識疎遠之
臣舉歸之不信而只以戚畹爲可親信殊不知
小人見利忘義雖父子之間尙不能無隙
况於外族乎惟喻義之君子然後乃能愛君
如父伏節死義矣尙何親疎遠近之有聞乎
以此言之戚畹之人非有才德兼備忠誠表
著爲一時清論所宗主者則終不可任以國

政也夫撫之以恩用適其才使之不失其祿
是固教戚屬之善策而謙退自守不居要地
保族全家此亦戚屬自處之良謀也善乎樊
宏漢光武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
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
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宏以謙柔畏
慎自處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榮寵終身子
孫受慶後世之人主欲保外家者宜以此爲
教外戚之貪權樂勢進不知止危國敗家者
其亦法此而自悛可也
右言謹嚴於教戚屬

○詩曰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大雅瞻
卯之篇

朱子曰寺奄人也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孔氏曰奄人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遂能迷罔視聽愚主信而任之國家滅亡多由此作孔氏之言深
明宦寺情態○張子韶曰闈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闈寺不聞於

典謨三王闈寺不聞於誓誥豎刀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唐宦者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真氏曰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未然也夫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皆得所况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乎人主德不修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蟲草木亦皆失所况左右之臣其有不得其所乎故秦室危而斯高僂漢業壞而張趙誅士良

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爲榮而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無自保之理故士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禍卒貽於身後局若馬存亮輩不貪權而溢寵爲能保其身哉然士良之言自古姦臣之所未道爲人主者宜寫此一通置之坐側必近儒生必親經史則奢靡不能惑姦佞不能蔽矣否則未有不爲士良輩所愚者

臣按宦官之禍古今宜有蓋其親近人主情狎迹祕浸潤日久有以潛消默鑠人主好善之心故也漢假威權唐授兵柄欲制不得史冊昭然可爲鑒戒者我國先王家法嚴肅

二百年來未嘗有宦官預政者此誠近代之所罕聞也然未可恃此而不慮於所忽日新檢飭官府一體使貂璫之輩嚴畏士大夫然後可以永守先王家法矣

右言謹嚴於待宦寺

臣按謹嚴一章治家之道悉備蓋辨別內外閑以禮法則男女得其正克去偏私益以公明則好惡當乎理嚴嫡妾之分則上和而下敬謹國本之定則統一而民安教威屬以謙德則義正而恩隆律宦寺以常憲則陽長而陰消宦寺陰類也其綱在於閑以禮益以公耳禮

不嚴而心不公則嘉言善政皆苟為文具而已所謂禮之嚴者宮壺整肅尊卑長幼秩然有序莫敢踰分威屬謹飭不敢私通請謁之謂也所謂心之公者一視內外少無偏繫內庭之作善為惡者戚黨之輸忠犯科者皆付有司論其刑賞一裁以正之謂也夫如是而倫理正恩義篤則推之而治國治天下無所往而不得其當矣伏惟 殿下致意焉

節儉章第七

臣按正家之法已備於前而節儉最為人君之美德故表而出之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

矣論語

朱子曰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閒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周公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書無逸

蔡氏曰卑服猶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
 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
 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
 自奉之薄皆可類推○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
 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
 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
 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
 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
 為天下先眞氏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
 人十家之產念細民為生之艱也曰吾
 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
 常存此心雖勤之奢侈亦不為矣凡繼世之君多
 恣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繼錄財用莫非生民膏
 血而已之所處皆先世積累之餘功故也故曰文

帝斯言有二善焉
 可以為後世法矣

○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

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東方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
 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難言也臣願近述孝
 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筦蒲為席兵
 木無刃衣縵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
 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
 陛下土木衣綺繡廐馬被纈罽宮人垂珠璣飾文
 采叢珍怪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
 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
 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

隆宜可與比治矣

真氏曰東方朔可謂知化民之本矣文帝之儉如彼風俗安得而不厚武帝之侈如此風俗安得而不薄

孝文時事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而武帝不之聽卒以奢靡

故其國惜哉

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商書太甲○伊尹戒太甲之辭

真氏曰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故伊尹訓之者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疎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為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為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臣按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蓋儉則心常

不放而隨遇自適侈則心常外馳而日肆無厭今以人家子孫言之先世勤勞立其產業子孫以儉約自守者傳累代而家業不替一有侈縱者出焉則肆意為樂積年所聚一朝蕩盡一家成敗則所係者小矣若邦國則祖宗積累之功非起家之比而府庫所藏秋毫莫非生民之膏血豈敢妄事奢靡以費天財以困民力以敗先業乎至如我國先王累代以節儉繩家量入為出綽有餘財故府庫之蓄陳陳積億自燕山以後宮中用度日漸侈大不遵先王之舊厥後因循未見改紀

故國用日縮目今宮中別無新創華靡之習
國內別無非時土木之功而一歲之入不能
支一歲之出累朝宿儲將至罄竭脫有飢
饉之災兵革之虞則無以措手足豈不大可
寒心哉宮中服用已變於國初無以示儉
約故閭巷之間奢靡成俗以美麗之衣珍盛
之饌爭能鬪巧倡優下賤寢處錦綺上下無
章糜費不貲人心日放民力日困若不自
上有以變化之則馴至於國非其國矣變化
之術不可處以常規必也自上以帝堯茅
茨土階爲心內殿以馬后躬服大練爲法

節損宮中用度儉約之制始于掖庭使士夫
夫家觀感取則達于庶民然後錮習可革天
財不流民力漸舒矣伍舉之言曰私欲弘侈
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
距違伏惟殿下致思焉

正家功效章第八

臣按人君正家之效積累於衽席之間洋溢
於邦域之中不待發號出令自能移風易俗
故以化成於民者終焉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大學下同

朱子曰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朱子曰詩曹風鳴鳩篇○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何朱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著恁地而今且理會常底今未解有父如瞽叟兄弟如管蔡未論到變處

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周南桃夭

之篇

朱子曰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韓詩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漢廣之篇

朱子曰思語辭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又曰肅肅免冑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周南免冑

之

朱子曰肅肅整飭貌冑罟也丁丁椽杙聲也赳赳武貌干盾盾上聲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免冑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臣按周南為正家之詩故引三詩以著正家之效蓋男女以正而江漢變淫亂之俗賢才衆多而野人抱干城之器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推原其本則是文王意誠心正之功故

朱子曰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惟其意不誠心不正故不能推以正家家不正故不能推以治國苟能意誠而心正則家國在舉而加之耳古之人君固有家不正而粗能為國者矣若齊桓公內嬖六人而任管仲霸諸侯唐太宗宮闈多醜而用魏徵治天下雖假仁義以獲一時之安譬如無源之水雖溢而易涸無根之木雖茂而易枯桓公身歿不葬尸蟲出戶齊國之亂數世靡定太宗付託非人墓木未拱麀聚瀆倫子

孫誅夷豈若三代聖王自身而家自家而國
自國而天下有源有本流遠而濶盛華美而
實繁者哉不特人君爲然人臣之欲致君澤
民者或以言語之學求感悟於頰舌之間而
不曾反省厥躬考其行未免愧作觀其家未
底和肅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
者多矣其何能誠動君父惠及蒼生乎是故
人君不正宮壺而欲化民人臣不正妻子而
欲格君者是猶不耘而求穫也縱使善於假
仁姑濟一世豈可恃以長久乎伏望 殿下
先正國家之本力行善則之道以關雎麟趾

之意行周官禮樂之制萬世幸甚

